

觅凉记

王太生



渔舟夕照 梅子红 摄

乡下的凉，清风悠悠，水烟渺渺，至少积攒三百年幽幽光阴的堆积。

我住的这地方，从前是乡村，在城之郊。虽然新辟了路，盖起了住宅小区。夜晚，我在周边散步，依然能感受到三百年的凉意。

说它有三百年的凉，是说这地方，三百年前，乃至更久远的光阴深处，一直都处于植物、庄稼笼罩和覆盖的清凉之中，即使是开通了路，但走的人、过往的车辆依然稀少，附近有林圃、菜地，分明潜伏着一种驱之不散的凉意。

三百年的凉意，有多凉？就是相比较附近不远处的路段，显得有一种特别的凉意。这种凉，至少积聚了三百年。如果没人打扰，它依然会一直茵茵凉下去。

这些由树木、庄稼、空气和水汽所裹挟的凉意，是一直积聚的，天生的，先前就有的凉。

住在附近的老金说他从前自城里返家，回到出城九里路程的乡下，一段归程，一层凉。有年夏天，城里炎热，夜归，出了西门，感觉比城里凉快了许多，再走一段路，又觉得比西门凉爽了不少，最后回到被庄禾与一圈杨树所簇拥的家中，习习凉风，悠悠吹着，身上的汗，不知不觉就干了。

那些凉意驱之不散，至少集聚了三百年。也难怪，在先前，甚至更久年份从未开发的乡村处女地，无人打扰，连梦都是清静和清凉的，现在有人走近，哪怕是夏天的夜晚，仍会感觉到这三百年积攒的凉意。

竹之凉。有竹子的地方很多，公园、单位、小区里。然而，真正体验竹之凉，还是我们从前睡过的竹床。

夏夜月光，一床竹之凉。竹子的凉，沁入肌肤，如老者温情地抚摸。人在少年时，那些如萤火虫般忽明忽暗的梦想，是由一张竹床承托的。竹床是一件老旧的家具，每一根竹篾浸润得变红发亮，是大汗淋漓后，留在竹床上的包浆。那个睡在竹床上的人可曾想到，它们曾经是一群站风中，风姿绰约的竹子？

长大变粗了，篾匠师傅将它们置于火上烤，水渐渐蒸发，一把锃亮的篾刀，将它们一破开、削平，就准备好了做竹床的竹篾。

一群竹子在清风中摇曳，它们也许曾想到过做一支行船时的竹篙，或者，做一架登高的云梯，不曾想被做成了一张供人憩息的床。

宋代诗人蔡持正暑天躺在竹床上翻书消暑，“纸屏瓦枕竹方床，手倦抛书午梦长。睡起莞然成独笑，数声渔笛在沧浪。”酣然

一觉后，听渔笛数声，莞然独笑。

夏天的夜晚，长江下游的天气闷热难耐。置于一张竹床室外，人于露天而眠。到了下半夜，一弯上弦月爬上中天，风摇树梢，草尖生露，天地之间，渐渐有了凉意。

我睡过的那张油亮的竹床，表面用井水擦拭后，散发丝丝凉意。有时候把竹床搬到小河里去洗，那些清凉的水，从竹篾的缝隙，汩汩而过。

竹床上的凉意，是渐渐熨帖肌肤的，竹篾通透，人躺在上面呼呼大睡。这样的人生睡姿，有一种竹之凹凸、粗犷的风格。一根竹子被劈开、展平，吐露天地之间多少幽意。

荷之凉。我经常散步的郊野公园，有一大片荷塘。每天围着荷塘转悠，清风荷香，一阵阵远播近送，亭亭绿荷，见之，让人心生静气。

清代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中说：“荷花之异馥，避暑而暑为之退，纳凉而凉逐之生。”有荷花的地方，就有凉，荷面筋络清晰，菰雨生凉。

那些因水而生的凉气，在亭亭荷叶间积聚。一小片荷花，有一小片清凉；一大片荷花，有一大片暗涌的清凉。这样的凉，在暑天是难得的，令人神清气爽的植物清凉，于根部丝丝缕缕地析出，虽然看不见，但你真切感受到它的存在。

粥茶凉。伏天，乡人喜食糝儿粥。糝儿粥，即大麦粥，午后煮后，将锅置水盆中，待自然凉透，手捧一碗，佐一碟小菜，咕噜有声地喝。凉透的糝儿粥，有麦之清香，加之不薄不稠，苦夏口燥，喝上一碗，既解饥又解渴，自生清凉。做糝儿粥的方法很简单：剩饭用水煮沸，把事先准备好的大麦粉清水搅拌成薄稀糊，倒入锅中，一边倒，一边用勺子搅，搅匀后，文火煮一会儿，一锅色泽呈棕、褐色的糝儿粥很快做成。

除了糝儿粥，饮大麦茶也很清凉。大麦茶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炒熟的大麦泡茶。一小把大麦，放入杯中，沸水冲泡，麦粒翻浮，饱吸水分后，沉于杯底，稍稍静置，麦粒泛一层茶浆，轻轻摇晃，茶香与茶泽，四散开来。旧年，乡下亲戚常送来一小袋，后来去超市和粮店去买。超市里的，装在小瓶里，倍显精致。粮店里的粗犷一些，装在蛇皮编织袋里，可以散称，价格低廉。每年伏天，我喜欢买一些大麦粥回来泡饮。大麦茶经泡，泡上三四遍后，麦香还在。大麦茶宜凉喝，凉透的大麦茶喝起来清清凉凉的，大白天，从毒日头下回到屋内，喝上一碗，心神安定。

听雨

赵汪苗

半上午就开始下雨，淅淅沥沥，哗哗啦啦，过了中午更是雷声滚滚，雨越下越大，瓢泼也似。时令正值小暑大暑交替，这般天气并不让人意外，雨季总会有大雨。大地笼罩在雨幕之中，窗外几座建筑物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世界仿佛被风雨蒙蔽，万物不知所措。

我在听雨，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感受雨水带来的一丝丝凉爽，有幻觉在脑海中盘旋。

我似乎坐在家乡那间老屋里面。那是1969年梅雨季，暴雨连下了十多天，河水暴涨，田野变成了湖泊。那天夜里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，老屋在风雨中颤抖，随时都会倾倒。屋里漆黑，没有一丝灯光，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我像一只受惊的雏鸟，惊恐不安。风雨中，不时传来大堤上的打桩声，村民们正在展开殊死的保堤之战。老天发了疯，似乎在挑战人类的极限，黎明时分，大堤终究溃了，湍急的洪水冲毁了田地房屋，人们无家可归，忍饥挨饿。

也许幼时形成对洪水的恐惧，也许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，工作后的多年，每逢连续几天的大暴雨，我总会想到家乡的父老乡亲，以及农田中的稻麦，现在不会再遭灾吧？

1983年我离开家乡，家乡留给我的记忆不是洪涝就是干旱，地处皖河一隅，东边是山丘高岗，西边是皖河大堤，地势低洼，三天下雨就水灾，十天半月不下雨又是旱灾，虽说是鱼米之乡，但抗灾救灾能力低下，农作物只能靠天收，多数年份农民粮食靠国家救济。

时过境迁，当下国家投巨资兴修水利，河成网，沟成渠，皖河大堤加固至能抵挡几百年不遇的洪水的高标准，农作物旱涝保收，农民再也不用年年为防汛而耗费精力财力了。

1999年，安庆地区继1988年之后又是一个重灾的年份。也是在七月份，大雨连下半个多月，内涝严重，低洼县区大批村庄被洪水淹没。辖下宿松县灾情最严重，内圩堤垸几乎都被洪水围困。我当时是市税务局计财科负责人，领导派我出差宿松县了解税务灾情并看望受灾税务干部家属。当时国道线还算顺畅，但从县城至乡镇县级公路多数中断。我在县局领导陪同下，从汇口至洲头再至复兴，有时乘拖拉机有时乘船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傍晚到达复兴镇。复兴镇一片泽国，税务所办公楼及住宅被洪水淹至一楼顶，各类物资都撤至二楼以上楼层。

基层的税务干部与村民连续十几天坚守江堤，他们黝黑的面孔和疲惫的身影，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。

因还有其他任务，我们决定连夜赶回宿松县城，但传来消息，复兴镇再溃一内圩，宿复公路彻底中断。无奈，我们只好乘农用车绕道同马大堤，转道湖北小池镇，电话联系小池税务所请求提供车辆，再由九江到宿松县城。雨仍在下，夜色中的同马大堤灯火点点，重点险段上的解放军武警部队严阵以待，牢牢地守护着长江以北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。半夜时分，我们到达小池镇，小池的税务同志立即送我们赶路，等平安到达宿松县城天已大亮。

那个年代，农村防汛任务繁重，城市也频受内涝，不胜其烦。

1990年代中期，城市建设方兴未艾，但地下排水管网系统还不发达，一旦暴雨过急，街道积水司空见惯。那时，我们市局办公室在戏校南路，屋墙根就是大河沟，地势低洼，每逢雨季，周边的雨水全部涌进了院子，办公楼一楼和南边的宿舍楼要淹到颈子。

我们科室在一楼，每天下班必做的事情就是把凳子放到桌子上，再把桌子抽屉放到凳子上。有一次久晴无雨，大家麻痹了，没有架凳子，但深夜突下暴雨，沟水迅速漫至办公室，我们来抢的时候，资料全泡了汤，损失惨重。我当时住在南边宿舍一楼，有一次半夜突下暴雨，洪水淹至我的床前面才被外面吵嚷声惊醒。

听雨本是雅人的事，想起的无非是自己经历的俗事，不会生出文人的空灵或者伤感。我非常庆幸遇见了今天这场雨，这雨是声音，是音乐，是语言，让自己神驰千里。

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呷一口茶，在滂沱的雨声中，潜心默祷，愿大雨中那些不愉快的过往，永远一去不复返。

